

夏志清教授有一本英文著作，開書名爲「中國古典小說」。又聞此書的中譯本，即將在臺出版。其中有一章關於紅樓夢的，早在民國五十九年，即由李超宗先生譯成中文，以「紅樓夢評介」爲題，在「文藝」月刊發表。又何欣先生，也翻譯了這一篇，題名「論紅樓夢」，載於最近一期的「現代文學」季刊上。此文可分前後兩大部分：前一部分敘述作者生平、創作背景以及八十回原本的一般情形；後一部分則提到了書中若干重要人物和重要情節。就內容看來，這是一篇「簡介」性質的文字，不過，對於重要的人物情節，作者頗有評述，故稱爲「評介」，還是很恰當的。

以一篇文字來評介一部紅樓夢，並非易事，我們在臺二十餘年，似乎這還是第一次見到，兩位譯者譯出此文，兩個刊物刊出此文，不是沒有道理。夏先生看過不少有關紅樓夢考證方面的著作，所以他能暢談作者生平、創作背景以及八十回原本等情形。而這些知識使得他這篇「紅樓夢評介」，無論在形式上、內容上，都顯得非常完美。在紅樓夢的鑑賞方面，夏先生也是一位細心的讀者，有些精微之處，不是粗心讀者所能看得見、說得出的。但因紅樓夢的結構以及作者的表现手法，非常特殊，若干重要人物和情節都有它的真假兩面，表裏兩層。由於這種特殊的寫法，打破了傳統的小說形式，超出了讀者的知識和想像以外，故一般讀者所看到的，只是表面上「假」的部分，同樣的，一般文評家們，也是根據表面上「假」的部分從事評論的，所以不切實際。夏先生似乎未能例外，這是我們稍覺美中不足之處。

爲了印證我的看法，我想在夏先生所提到的人物中，挑一個秦可卿出來談談。一個秦可卿，却也包括了四個問題，其一屬於「考證」方面的，其三則屬於「鑑賞」方面的。我說過，這只是「談談」，算不上「批評」

與夏志清教授談秦可卿

張欣伯

，還請夏先生不要在意才好。

夏先生說：

「脂硯齋曾經命令作者將某一重要情節刪除，俾便保持與秦可卿的倫理關係。曹雪芹遵照脂硯齋的授意辦理，但並未將其上下文全部修正，假若作者果真未完成其創作，脂硯齋亦不能辭其咎。」（李譯，以下亦同。）所說「某一重要情節」，即「秦可卿淫喪天香樓」一段文字。何以知道有人「命令作者刪除」的呢？係從甲戌本十三回一條批語得知的，批語說：

「秦可卿淫喪天香樓，作者用史筆也。老朽因有魂托鳳姐賈家後事二件，嫡是安富尊榮坐享人能想得到處？其事雖未漏，其言其意則令人悲切感服，姑赦之，因命芹溪刪去。」

此批未署名，但夏先生既謂「『脂硯齋』曾經命令作者將某一重要情節刪除」，自然認為此批乃脂硯齋所寫，這就很有商榷的必要。

脂評本的書名，據一般的判斷，都是「脂硯齋重評石頭記」，所以凡未署名的批語，本來就有脂硯齋批的可能性在，不知夏先生是否存有這樣的想法？或者，是在不能確定批者為誰的情形下，以為脂硯齋較為可靠？脂本中的批語，已署名的約八九人，但在批語的數量上，則以脂硯、畸笏為多，又因另幾個人的批語太少，故脂硯、畸笏便成為脂本的兩位批書人，凡未署名之批語，不是脂硯，便是畸笏。研究紅樓夢的周汝昌氏，將脂

硯、畸笏看成一個人，嫌認識不够，另一位趙岡，則根據批者批書時的年齡、習慣用語、批書的年代、批語的位置等，而將脂硯、畸笏二人區分了出來，這比周氏就要進步得多，深入得多。以這些區分的方法，來辨認未署名的批語，究竟是脂硯或畸笏而寫，那是八九不離十的。除趙氏的區分方法之外，我認為畸笏的批語，另有三個特徵：

(一) 透露秘密

(二) 感慨良多

(三) 妄發議論

凡有上述三種情形的，必為畸笏的批語，借因篇幅故，在此不便詳加說明了。根據趙岡的區分原則，加上我們所說的三個特徵，再來看前引甲戌本十三回那條批語，真是句句畸笏。此批告訴讀者原有「秦可卿淫喪天香樓」一段文字，便是「透露秘密」，應為畸笏之批。第二句「作者用史筆也」，此與「宜作史筆看」、「真有是實」、「實實經過」等表示「真人實事」的批語，我們都列入「透露秘密」類，也認為是畸笏的批語。第三句中的「老朽」二字，合了趙岡的「年齡原則」。凡批語中帶有「老朽」、「朽物」、「老貨」等詞的，皆與畸笏所署「畸笏『叟』」、「畸笏『老人』」二名，身分用語，兩相符合，一定是他，不作第二人想。從第三句起，到「姑赦之」止，其中包括「妄發議論」和「感慨良多」兩個特徵在內，自然畸笏。末句中的「命」字，與「老」字有關連，惟其「老」，所以像個「長輩」，所以能够「命」之，這又非畸笏莫屬。綜上所析，我們可以肯定的說，此批乃畸笏所寫，並非「脂硯齋」曾經命令作者將某一重要情節刪除的」。

夏先生說：

「在本書第五回裏，作者復運用其寓言，令男主角來一個神遊太虛境。年僅十餘歲的賈寶玉，當他叩訪寧國府之時，堅持要在秦可卿的床上午睡。後來他夢中所艷遇的仙女，名也叫做可卿。此前曾談到過（欣伯按：

即前引之文），秦可卿是個犧牲者，在早期的一部抄本中，言及賈珍獲知她這段『不可告人的事』之後，她是自吊而死的。其實，秦可卿是個有德性的女子，最關心賈府的幸福，做了鬼還常常向其好友王熙鳳託夢，警告將有劫難來臨。」

在這裏，我們想與夏先生一談的，乃是秦可卿的品格問題，較為細心的紅樓夢讀者，也許都會感覺到，要想確定秦可卿的品格是好是壞，有個難處，即曹雪芹筆下的秦可卿，有好有壞，互相矛盾，例如「好」的方面：

(一)在第五回中，作者寫道：「賈母素知秦氏是極妥當的人，因她生得嬌娜纖巧，行事又溫柔和平，乃重孫媳中第一個得意之人，見他去安置寶玉，自然是放心的了。」

(二)秦可卿死在十三回，死後，作者描述衆人對她的悼念說：「那長一輩的，想她素日孝順；平輩的，想她素日和睦親密；下一輩，想她素日慈愛；以及家中僕從老小，想她素日憐貧、惜賤、愛老、慈幼之恩；莫不悲號痛哭。」

(三)賈珍也在十三回中說：「閨家大小，遠近親友，誰不知我這媳婦比兒子還強十倍！如今伸腿去了，可見這長房內絕滅無人了。」

例如「壞」的方面：

(一)作者在第五回介紹秦可卿的冊文時寫道：「詩後又畫一座高樓，上有一美人懸梁自盡。」其判云：「情天海幻情深，情既相逢必主淫；漫言不肖皆榮出，造孽開端實在寧。」

(二)同回中，有一首「好事終」的曲子，曲文是：「畫梁春盡落香塵，擅風情，秉月貌，便是敗家的根本。箕裘頹墮皆從敬，家事消亡首罪寧，宿孽總因情。」

(三)一百一十一回，鴛鴦自縊之前，曾見秦氏鬼魂「拿着汗巾子，好似要上吊的樣子。」並向鴛鴦說：「我並不是什麼蓉大奶奶，乃警幻之妹，可卿是也。」又道：「我在警幻宮中，原是個鍾情的首座，管的是風情月債

，降落塵世，自當爲第一情人，引這些癡情怨女，早早歸入情司，所以我該懸梁自盡的。」

由於好壞兩面的資料都有，讀者評論秦氏的品格之時，自感爲難，在我們所引夏先生的第一段文字中，有「曹雪芹遵照脂硯齋（畸笏）的授意辦理，但並未將其上下文全部修正」之語，看來夏先生是一位細心的讀者，曾注意到那些「壞」的資料，但夏先生處理這一問題的辦法，似乎將「壞資料」作「該刪未刪」的殘存稿看，因而不顧它們的存在，只採取「好」的一面，加以評論，所以他說：「秦可卿是個有德性的女子。」我們的看法，頗有不同。

我在前文說過，紅樓夢的結構是一種真假雙軌的複線結構，許多人物和事件，都有它的真假兩面，表裏兩層。我們這裏只以人物來說，一個人物的真假兩面，在寫法上，有兩種形式：

(一)先由兩個人物分別擔任真假兩個角色，使「一分爲二」，然後，又設法將真假兩個人物連繫起來，使「合而爲一」，就在一分一合之間，讀者便能辨出真假來。以賈寶玉的情人爲例。情人，本應只有一個，但作者寫了兩個，一爲黛玉，一爲晴雯。這就是「一分爲二」。我們何以說晴雯也是寶玉的情人呢？此因作者所寫的晴雯，不僅眉眼有類黛玉，其在許多情形上，皆與黛玉雷同。黛玉既是寶玉的情人，和黛玉一樣的晴雯，自然也是寶玉的情人。這種「雷同」的寫法，即真假兩個人物之間的連繫，讀者因而可知黛玉晴雯二人，其實只是一個人。這就是「合而爲一」。至於辨別真假的方法，十分簡單，黛玉之爲寶玉情人，乃是寫在明處的，所以爲「假」；晴雯之爲寶玉情人，乃是寫在暗處的，所以爲「真」；故晴雯才是賈寶玉的真正情人。又因「真」即「隱去的眞事」，故晴雯不僅是賈寶玉的情人，她還是曹雪芹的情人。

(二)不須兩個人，僅一個人，也有真假兩面。這裏說的「真假兩面」，指好壞不同的兩面資料，一真一假。而真與假的分別，完全決定在明與暗上，「明」的一面爲「假」，「暗」的一面爲「真」。我們以薛寶釵來說，在表面上，集傳統女德於一身，但在骨子裏，作者却又寫她是個「冷人」（按係書中原用語，見一百十五回）。例如說，作者指寶釵「罕言寡語，人謂裝愚；安分隨時，自云守拙」；又謂寶釵「不干己事不張口，一

問搖頭三不知」；尤其是寶釵經常服用的「冷香丸」，作者在製材製法上，在治療寶釵「胎裏帶來的熱毒」的效果上，極力誇張，看來寶釵的心腸，須隨時保持適當的冷度，方保無虞，這就意味着寶釵其人，是一副「冰雪心腸」，是一個「冷人」。寶釵之「好」，好在「明」處；寶釵之「壞」，壞在「暗」處；依照「明」爲「假」、「暗」爲「真」的區分原則，我們認定寶釵是個「冷人」。

談完真假兩面的兩種形式以後，秦可卿的問題便迎刃而解，因爲，那正是薛寶釵式的寫法。作者所寫秦氏好壞兩面的資料，並不矛盾，不過是真假兩面的資料吧了。我們可以看出，凡寫秦氏「好」的部分，皆在「明」處；凡寫秦氏「壞」的部分，皆在「暗」處；「明」爲「假」，「暗」爲「真」，秦氏並非「有德性的女子」，她的真正評語，應該是：「一個主淫（見冊文）的女人。」

接着，夏先生又說：

「就寓言的上下文來說，可卿是衆美之化身，夢中的她，小名亦叫兼美，所以寶玉一見了她，便被她那兼具寶釵嫵媚、黛玉風流的美態所吸引。（書中所呈現的實際秦可卿，是兼有黛玉與寶釵之美。其似黛玉之處，因黛玉是個美麗纖弱的孤女；其似寶釵之處，乃因寶釵是個爲大大小小所喜愛的人物。）作者似乎是說，在寶玉尚未過於捲入那些女主角的命運之前，夢幻中的可卿是用來警醒他那份情愛的。」

這段文字中，包括兩個問題：一是秦可卿之名「兼美」的命意問題；一是賈寶玉和仙姑之妹「夢中成姻」的寓意問題。我們先談第一個。

甲戌本第五回「吾妹一人乳名兼美」之旁，有一條批語：「妙，蓋指薛林而言也。」由於作者曾經描繪仙姑之妹「鮮艷嫵媚，大似寶釵；嫵娜風流，又如黛玉。」所以這一批語，不能算錯。但自秦可卿亦名「兼美」，許多研究紅樓夢的人，將此解釋轉移到秦可卿的身上去，認爲秦氏也「兼有薛林之美」，便無意義。我們檢

查了一下紅樓夢，作者所寫秦氏之美，只是「嬈娜纖巧」、「形容嬈娜」而已，應該屬於黛玉那種類型的，並未兼有寶釵的「嫵媚」。夏先生也注意了這一點，似乎不以「兼薛林之美」爲是，所以他提出一項新的解釋，即「其似黛玉之處，因黛玉是個美麗纖弱的孤女；其似寶釵之處，乃因寶釵是個爲大大小小所喜愛的人物。」夏先生讀紅樓夢，甚見細心，又自創新意，不落他人窠臼，這一點令人讚賞。不過，對於「兼美」，我也有我自己的看法，與批書人不同，與夏先生不同。

秦可卿「小名可兒，官名兼美」，我們試將「可兒」和「兼美」寫在一起，作「可兒兼美」狀，此時便能看出，這個「兼」字只是用來連接上下文的。作者以「可兒」、「兼美」爲秦可卿命名，意指秦氏不但是個「可人」，「兼且漂亮」。又作者在紅樓夢曲「好事終」裏面寫道：「畫梁春盡落香塵，擅風情，秉月貌，便是敗家的根本。」這幾句話皆指秦可卿而言，首句隱寓秦氏「懸梁自盡」一事，二三兩句寫秦可卿「擅風情，秉月貌」，最值得我們注意，這是說秦氏「不但風騷，兼且漂亮」之意，亦即「可兒兼美」之意。一個既風騷又漂亮的女人，自然，「便是敗家的根本」。假如秦可卿「兼薛林之美」，並不能成爲「敗家的根本」；「外在美同於黛玉，內在美同於寶釵」，亦不能成爲「敗家的根本」；惟有「不但風騷，兼且漂亮」的秦可卿，製造出許多穢亂的事件來，才是「敗家的根本」。故我以為，「兼美」乃是「兼且漂亮」之意。

至於作者何以寫仙姑之妹「兼有薛林之美」，我想留待下面談論「夢中成姻」的時候，再來表示我的看法，以免前後內容重複。

我們再談第二個「夢中成姻」的問題。賈寶玉夢遊太虛幻境，與仙姑之妹成姻一事，夏先生認爲這一個夢，乃是「寓意教訓的夢」，「夢幻中的可卿是用來警醒他那份情愛的」，這只是根據表面所寫的情形評論的，我們覺得不切實際。所謂「夢」，不過是一件用以掩飾醜陋的外衣吧了，其中所隱藏的，實乃賈寶玉和秦可卿之間的曖昧關係。這兩個人，一是「小叔子」，一是「姪兒媳婦」，他們的穢亂關係，即第七回焦大說的「養小叔子的養小叔子。」由於此事不便直書，由於紅樓夢中所有的「真事」都以「真事隱」的方式表現，所以曹

雪芹繼秦氏的品格問題之後，又一次動用了他的真假兩面的手法，以表現此事。

秦可卿與仙姑之妹乃是真假兩面的一個人，秦可卿「真」，仙姑之妹「假」。我在上文談過，晴雯、黛玉二人乃真假兩面的一個人，作者是以二人具有許多雷同之處，作為真假兩個人物之間的連繫，以便讀者有所領悟。秦可卿與仙姑之妹的真假兩面，其間也有連繫，但作者改採「同名」的方法，使二人都叫「可卿」，皆名「兼美」，這就是告訴讀者他們兩個是一個人。作者惟恐讀者疏忽了這一點，曾對「兼美」、「可卿」這兩個名字，特別予以強調，他寫仙姑之妹兼有薛林之美，此即強調「兼美」一名，希望讀者因此而能聯想到秦可卿亦名兼美。他又使寶玉在夢中呼喚「可卿救我」，並寫秦氏「聽見寶玉夢中喚她的乳名」，這就是強調「可卿」之名。假如紅樓夢的讀者了解真假兩面的寫法，僅僅「同名」這一點，便能確認「夢中成姻」的「新娘子」，即秦可卿。

本來，「同名」便已足夠表現寶玉和秦可卿的一段關係，但作者過於重視這件事，過於擔心讀者疏忽這件事，故在寶玉午睡之前，寫下許多可疑的資料，以協助讀者獲得這一認識，譬如作者寫「寶玉在秦氏的臥房午睡」、「秦氏臥房的異樣擺設」、「壁上掛的海棠春睡圖」、「寶玉和秦氏相偕入夢」、「秦氏叫小丫環們在簷下好生看着貓兒狗兒打架」等等，這種「幾乎說了出來」的寫法，破壞了他自己一向含蓄的作風，也使得可猜性大為降低，實在可以不必。據我的分析，作者之所以這樣做，主要是因此事就是他自己的事情，不免眉飛色舞，口沫四濺。我建議讀者，當作者痛責賈敬、諷刺賈珍以及辱罵秦可卿的時候，請不要忘記其中也有醋意在內。

夏先生說：「當他（賈寶玉）聞悉秦可卿的死，悲痛得咯血，也許有人認為他們之間存在着某種特殊關係，但是，他對於金釧兒、尤三姐、晴雯等的死，同樣悲傷不已。」這個看法，曾使我大為驚異。凡女兒死了，寶玉皆為之傷感，甚至女兒嫁了，寶玉亦為之嘆息，這是為了表現主題「色空」的緣故。秦可卿之死，寶玉「悲痛得咯血」，此與前述寶玉午睡之前，作者所寫的那些用以引起讀者注意，並懷疑他倆存有特殊關係的用意

大地出版社

臺北市安東街三〇九巷八號之一
電話：七 七 四 四 六 四

即將出版新書目

張秀亞譯	聖女之歌
思 果	蟬鳴集
何懷碩	苦澀的美感
司馬中原	霜天
劉靜娟	下了一陣雨
張真澤譯	金閣寺
季 季	異鄉之死
劉光能	科西嘉復仇
湯麗華	父母最難回答的問題——性
張天心	美國風情畫

門市部：臺北市成都路一號中國書城

相同。試想，黛玉死了，賈母死了，夏先生所舉的金釧兒、尤三姐、晴雯等死了，寶玉均未「悲痛得咯血」，一個姪兒媳婦死了，做小叔子的竟「悲痛得咯血」，而且還在「停靈之室，痛哭一番」，豈不蹊蹺？個人相信，這是曹雪芹在秦氏死了以後，所作最後一次的努力，務使讀者了解此事而後已，作者好狠！作者好恨！夏先生否認他倆存有特殊關係，我們想像中覺得夏先生並非不知此點，或因受到某種拘束而不願提這件事罷了。我的工作「索隱」，和夏先生的「文評」性質不同，夏先生可以說「假話」，我則非說「真話」不可。並且，否認他倆的特殊關係，便是否認曹雪芹真假兩面的表現手法，紅樓夢一書，將永不可解了。

以上是我對於秦可卿四個問題的四點淺見，我說過，這只是談談，算不上批評，而且我說的也不一定對，還請夏先生不要在意才好。如不吝有所教正，那就更好。